

# 邦夏姐妹花(三)

## 作者：夏明

孩子们的学习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她们学习的自觉性很高，不仅不需要我们家长去催促，反而她们把许多新知识带到家里来，你这位班主任真真哎晒！”谢耀祖也高兴的说，张秀兰和锤赛花也赞许的点点头。谢耀祖讲潮州话“哎晒”的时候，伸出大拇指。

19岁的刘志顺，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哪里哪里！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，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指点。”

“你们家对我的关照也让我难忘。去年我因为重感冒，回山口洋治病休假，金桃玉桃特地带了一打红十字炼奶去探望，我是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那么多炼奶啊！恐怕我几个月的薪水都买不起那么多的炼奶呀”刘志顺说。

“明天刘老师就要回山口洋去了，我通过戏院老板给你们大家买了环球戏院的电影票，演的电影是《上甘岭》，就当给刘老师送别吧。”谢耀祖又对秀兰和赛花说：“你们两个也一起陪刘老师看电影吧，我今晚还有别的应酬。”

孩子们刚才还议论着如何去搞到这几天热门的《上甘岭》电影票，听爸爸说有多张票，高兴得在

客厅里欢呼、跳起了哇洋。

……

印尼独立后和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的蜜月期，华侨和当地人民和谐相处的好日子才过了十年八年，在美元、英镑的唆使下，一股排外的暗流、逆流开始涌动。一些打着所谓民族旗号的帮派，绑架了政权，罔顾华人华侨几百年来披荆斩棘、艰苦奋斗、省吃俭用、流血流汗，开金矿、修道路、建水渠、大面积种植橡胶园、椰园、胡椒园，把城镇建设起来的历史事实，尤其像邦夏，是华人的先辈，在象山脚下的滩涂里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逐步把小镇建立起来，把财富积累起来。他们贪婪的、险恶的采用了挤压、挤兑、排挤的短视的错误方法路线，企图把华人赶尽灭绝，以便现成的、不劳而获的夺取社会的财富。于是，1959年，各种反人道、反包容的法令、办法、规定、包括税则等等先后出笼，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华人、华侨被赶出县以下地区，大量种植园、香料园、果园被侵占，学校、房屋被征用、被霸占。众多华人、华侨流落到大城市。被侵占的种植园、香料园、果

园、矿场因为经营不善，撙荒衰败，农村破产，更多的盲流涌入大城市，破烂的贫民窟在城市周边无序的扩展。破坏了整个产业链、供应链，那些法令、办法、规定的泡制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社会一片混乱，通货膨胀，老百姓叫苦不迭。

1960年初，邦夏街头顶的一场莫名的大火，把邦夏的主要街道，烧得满目疮痍，600多间民宅被毁，变成一片废墟，8000多华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，只靠华人社会自救。

金桃、玉桃的命运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！

锤赛花和玉桃姐妹住的街头顶豪宅在火灾中未能幸免，由于男仆和女佣众多，在谢耀祖的指挥下，航运公司的资料大都抢救出来。锤赛花的父母和弟妹的几个家庭，也被火灾波及。他们本有举家回国的打算，谢耀祖就安排他们到中华公会去登记，乘中国政府派来的接侨船回国。他把航运公司的办事处搬到水塘路家中，让张秀兰和金桃姐弟全都暂时到三发秀兰父母家中居住。

祸不单行，自家有一艘船在山口洋码头外海失事沉没，谢耀祖心急火燎赶过

去料理，途中，在长途汽车上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山口洋教会医院，抢救无效死亡。张秀兰赶到山口洋，搭乘么托车赶去医院，途中竟遭遇车祸身亡。金桃因此没能继续升学，带着两个弟弟留在三发姥爷家中。

玉桃在到达中国大陆，被安置在广东陆丰华侨农场后，写信到三发大娘家，直到收到金桃的回信，才知道家中所发生的一切变故！前后已过去三个多月！锤赛花和玉桃全家欲哭无泪。玉桃在农场读完初中、高中，196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广州中山大学建筑系。可是，除了在大一年级正正经经的上了半个多学期的课，文化大革命期间，1966、1967两年，都“闹革命”去了，参加红卫兵大串联，免费乘火车闯荡全国，到处有红卫兵接待站，只要带着全国粮票，吃饭也不用钱。

1967年，21岁的玉桃，串联来到广东惠阳潼湖华侨农场，竟然见到她敬仰的刘志顺老师。原来，玉桃在广州的红卫兵接待站，从大字报上看到有一批印尼归侨自愿下乡到新建的潼湖华侨农场，准备接待当年受到缅甸当局排华而回到大陆的侨

胞，其中有刘志顺的名字，她不知道这个刘志顺是不是曾经的邦夏中华小学的刘老师，抱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她离开红卫兵的队伍，到潼湖华侨农场去看个究竟。

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这一经历，竟然让玉桃的人生旅程来了一个大拐弯！竟然真的是他！竟然是自己从十岁开始就敬仰的好老师！

“刘老师，真是你吗？”当玉桃在菠萝山的建筑工地上找到刘志顺的时候，傻傻的这么问。

“是啊是啊！谢玉桃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刘志顺擦干脸上的汗水，惊讶的说。

刘志顺和盘说出他的经历——

“我1959年到孟加影华侨中学，才两年就离开了。因为受”法令“的影响，孟加影的华人被驱赶，纷纷流落到山口洋、坤甸，学校也被关闭了。当时山口洋的时局也比较乱，我便只身跑到雅加达，在一间客家老乡的饭店打工，1966年底，我看时局不妙，就乘飞机经柬埔寨金边回到广州。住在华侨招待所里，那时有许多归侨在等待分配，可是，由于造反派冲击，招待所的领导被靠边站，以致招待所的走